古學指要

862
13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古學指要目錄

卷之上

古學原論
訓道
救弊
三子言性同否論
古不言五性辨
心性情才辨
因情知性說

松平直亮圖書
松平直亮氏寄贈本
國立圖書館
昭 24.3.29 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性善就氣而言說
性善言其常說
古今說性異同辨
心就已發言說
卷之下
人物聖凡異同說
生之謂性章說
生之謂性辨
告子義外辨

仁無體用論
四端訓緒訓本辨
意字解
仁義固有說
良知良能說
仁義禮智根於心說
安仁利仁假仁依仁辨
仁孝本末辨
體用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心仁異同辨
心法道法論

古學指要卷之上

伊藤長胤　著

古學原論

往聖彝訓日星中天固無待乎後學之喋喋也但出而奴入而主不徒奇衰之與中庸相軋同是堯舜而所是不同同非桀紂而所非不同彼此門戶溝封相阻故原聖修之法語拾家庭之遺論爰著管見以授童蒙名曰古學原論若夫四方君子惡乎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夫制一器物造一宮室莫不各有其法焉況人者萬物之靈其修己治人之方可以無所法乎故古之聖人為生民立極使天下之人由而行之則而象之是謂皇極故書曰皇建其有極以其為衆人之所同遵依猶足之必由路程而可行物之必就規矩而取正故名之曰道曰法然聖人亦非自役其心思竭其智慮標榜其本來所未嘗有之物以強天下之生民也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因當人性分之所可能行者為之節文條目以使天下之人由而行之則而

象之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是也蓋天下之人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之交而其夏葛冬裘飢食渴飲其所稟之性然也而其昏明強弱智愚賢不肖之相懸倍蓰而無等加之聲色臭味之所誘喜怒哀樂之所感利害得喪之所迫其是非相戾好惡相反不唯千彙萬態之有殊而其心之所以為善者亦未必皆中道或過焉而失之或不及而失之苟不立之標準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徒從其心之所欲以為道則過者益過不

及者益不及而人類幾乎息矣故聖人建官設師詳
明其所以修之之方以敷告天下使夫千差萬別不
可一槩之人一由乎斯大中至正之路程以行焉其
目固雖非一端而乃總括乎仁義禮智四者合而言
之則曰道慈愛之實博及于物謂之仁進退取舍各
得其當謂之義親疎貴賤不失其節謂之禮是非得
失明而不違謂之智皆於修己治人之間的見於事
實無過不及焉者而非一念未發虛靈昭昭之理也
爰稽羲欽初羲農之世邈乎無徵及堯之時舉舜攝政

首命契爲司徒乃告之曰敬敷五教在寬其目曰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傳
至舜禹其授受之間必曰允執其中湯之肇修人紀
武之重民五教皆莫非此事也夫子梃生歷選羣聖
傳其遺訓以詔萬世其語治人則曰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其語修己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亦可以不畔矣夫專以智仁勇三者爲成德之序而
以文行忠信四者爲教皆所以示人以法也仲尼沒
微言絶七十子徒大義乖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及天下之人不唯僭濫邪侈不肯從道之爲可患而其以爲道者亦索隱行怪思以易天下各道其道各德其德舉世之人貿貿焉莫知適從子思子有憂之乃示之標準演其先志作爲一書名曰中庸蓋謂欲驗道之眞僞邪正則本之身而可行徵之人而易從則爲正道否則非道故其言曰率性之謂道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其從古聖賢或在上而實行其事或在下而徒託其言雖其時之既不同

其言之復不一而其至所以使天下萬世之人知其規矩路程之所在由而行之則而象之者則未始不一而未嘗使人徒變氣質除物欲以求復其性之初也至戰國之時亦益衰亂王猷梗塞霸術是尚人不唯不肯用力於仁義而亦且自視甚劣以爲不能行仁義視人甚卑以爲不足與言仁義斯道之尼極矣孟子當其時憂之也深慮之也切崇王道倡仁義特明其本之在我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物必有其本苟無其本則事不得成今人之可以爲聖賢以其性之善特異於萬物而可以進道也此至於仁義之端本也而人不自知每安于暴棄不肯從道譬如不知璞之可以爲良玉而不事敦琢不知鑛之可以爲莫邪而不努鑄冶不亦重可哀憐也乎故其言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放其心而不知求舍其路而不知由哀哉其所以提撕警發興惰激頑者可謂深切著明源委兼盡矣何者凡天下之人不問智愚賢不肖莫不各具斯良心猶其身之莫不各具斯四體也見可哀憐之物忽然怵惕是謂惻隱之心身爲不義之事則知羞之見佗不義之事則知惡之是謂羞惡之心得非其有者欲辭而去己讓而與佗是謂辭讓之心見事之當理則以爲是事之乖理則以爲非是謂是非之心及夫見父而知愛見兄而知敬宗廟思肅墟墓思哀之念凡爲人者之所必有而固不待學而

能不待慮而知非緣要譽避謗有所利之而然也是謂四端之心是謂良知良能乃作聖之胚胎進德之基址也然至於他事則未必皆然而或忍其所不忍之事或為其所不為之事取或非其有辨或失其理甚而至於忮害而失仁貪暴而失義攘奪而失禮冥亂而失智此人之所以不可徒恃其性之善而必待存養擴充之方也故人苟能知此心之可以進道以其所能及之于其所不能則惻隱之心充而仁不可勝用羞惡之心充而義不可勝用辭讓之為禮與是非之為智亦皆無往不然其德日進其善日長而聖可庶幾矣昔者齊宣王不忍殺一牛而以羊易之此其所能乃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也及夫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恬不知怪此其所不能推者也若夫及欲興甲兵危士臣之時推不忍殺牛之心以弭兵講和則兩國之士民免鋒鏑之危而就社席之安其仁不可量也所謂擴充者正是如此推之義禮智亦莫不然推之一事亦莫不然本非難知亦非難為唯患人之不肯為耳故孟子曰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是也然而其初也微而未著小而未大易於

牿亡而難於養成猶草木之初芽生意雖具而其體尚微牛羊可踐而殺之風霜可摧而瘁之苟灌溉培植養以歲月則根幹日壯枝葉日茂可以干九霄而蟠九地矣火之始然必至燎原泉之始達必至襄陵自微成大凡物皆然此孟子所以示擴充之方以爲進德之本而亦未嘗使人徒變氣質除物欲以求復其性之初也凡聖賢所謂志道據德徙善集義等訓其言雖異而其旨本無不同矣是知仁義者天下之達道性善者仁義之端本非人性之善即具仁義之

全天下之人皆全聖人之德也擴而充之則人性之善可以成仁義之德天下之人可以行聖人之道矣今夫因其見孺子之入井忽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知其有可以爲聖人之資不可便以是人爲卽是聖人也凡人皆然必也充養盛大至於殺一無辜得天下不爲而後可以謂之聖人矣因其遇呼蹴之食必有身死不受之心而知其有可以爲聖人之資不可便以是人爲卽是聖人也凡人皆然必也積累習熟至於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而後可以謂之聖人矣故

天下不有無惻隱之心者而得仁者甚鮮豈爲其蔽之未除耶蓋其仁之未熟也譬如金焉錙銖之輕與萬鎰之重其爲金也一而其量既異則其用亦不同必至萬鎰之重而後謂之重貨人之與聖人何以異此直理之不能受繩墨而繩墨之設本是天則性之與仁亦何以異所以孟子雖倡性善之說以示仁義之本而其以仁義爲天下之達德聖人爲人倫之極使天下萬世之人就斯規矩路程由而行之則而象之則不唯與從古聖賢所說不異而亦且所以羽翼

惟衍之者工夫詳明本末兼該其繼往開來之功固不在禹之下矣故其言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又曰仁者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然所謂道也者亦豈超然立乎軀殼形骸之外徹于視聽涉于體象之物也耶蓋天地之間有斯物必有斯則譬如五味之相和以適口五音之相協以適耳非聖人之所創始乃自然之宜也而斯道之爲生民之紀綱達之天下傳之萬世賢愚貴賤同所通行不可磨滅不可變易故名之曰常道曰達道乃其著于事實發于政教之可見者而非寂然不動無形無影之物也孝經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曾子又曰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北海而準其意亦如此豈爲實有一物目視而可見耳聽而可聞哉蓋嘗通而論之夫子之教人專以仁禮爲修身之則子思爲人性之有過不及以中庸爲準當其時未嘗言人之心性如何也至孟子時始併舉仁義禮智四者爲自暴自棄之人專倡性善四端等說以示其本而亦未嘗直以道爲人之性也及至後世主一箇理云者以爲萬化之本括天地日月之所以覆載照臨草木鳥獸之所以飛潛動植者以歸之於理名之曰無極而大極於是陰陽流行不足以

言天道而必就其上面又別討所以使之流行者以爲命孝弟忠信不足以盡人道而必就其上面又別討所以爲孝弟者以爲性以謂其理完具於吾性之初聖凡一體無有虧闕唯緣其氣稟拘乎前物欲蔽乎後而本體之明昏蝕不露至於違聖人遠矣猶明鏡之體本來虛明爲塵埃所掩而失其光瑩也故其工夫受用專在於變氣稟除物欲湛然瑩然以復其性之初猶鏡之磨塵垢而得其光明也然聖人之語道言用而不及體言已發而不及未發其言天道則

止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爲本而未嘗求之於冲漠無朕之先也言人道則止仁以爲人義以爲己而未嘗求之於寂然不動之初也是知語性而及本然說心而及未發皆自理出而自宋以下矣不唯以仁義禮智爲性之乖古人之旨而其所謂性也者亦不就氣爲言而以理言之遂使仁義禮智之實爲空理猶欲視炎炎之火於未燧之先聽鍧鍧之聲於未擊之前也信如其說則人之未及聖人者有欲以蔽也苟撤去其蔽則卽是聖人然則從古聖賢何以不廢却凡

百工夫只拈出無欲主靜一句以示人而必爲許多勞攘說仁說禮說孝弟忠信使人誦詩書師聖賢譬之于古資之于師耶蓋性之爲言就人人稟受上立言槩而言之雖固無不善而不可徒從其所生無以教之則不可不示之以其道道之爲名就天下同行上立名槩而言之雖一以貫之而人之應物既非一事則治之亦不可以一事故有仁有禮有孝弟忠信而必師聖賢必誦詩書以取其則焉是故道者治性之具也性者受道之質也夫子曰道其不行者矣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之不行于天下也曰何莫由斯道者嘆人之不肯從道也所以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知性道教之別而後可以言古之學矣

正德二年壬辰九月九日京兆伊藤長胤原藏謹識

訓道

古者聖王之馭世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術明乎天下而人不惑其所向方及周之衰也王綱解紐人肆異說而道術爲天下裂學貿貿焉不知其所底止往聖既遠遺經徒存於是乎有求之于書者矣訓詁之瑣度數之末不足以盡道於是乎有求之于心者矣蓋非書則莫以寓道而道非徒存于書也非心則莫以行道而道非全具于心也然則所謂道云者將何所在耶須知聖人平常爲人說與如曰道不遠人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人能弘道將謂何物以爲道耶是指具於己心之理以爲道歟將指寓於事物之理以爲道歟蓋往古來今天地間自有一箇正當不易道理天下萬世之人不由此以行則不可以爲人名之曰道在君有君之道在臣有臣之道在父有父之道在子有子之道是非聖人之所創始也亦非待人物生息而後始有也原其名義所由而作道是道路之名非己一人之所能專而行蓋千萬人之所共經由往來也如所謂仁義禮智亦是非自己一人之所得獨行者而已與千萬人同所履行故假道路之稱名之亦曰道所以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是也若夫言其所行則固無人莫以見道然斯道也豈待有人而後始有乎哉本來自有萬古不可泯滅聖人特爲之節文條目以指導人焉耳譬諸九域之中乾開坤闢以還自有一條平坦去處古之聖人因其形便就以爲道設之橋梁置之關隘使盡天下之人由其中往來奔走焉其或山嘴海澨崎嶇阻絶之地雖欲通之徑遂途路而亦可得乎是知所謂道者非具於己心之理也亦

非存于事物之理也在天下千萬人之所取以爲法者是道蓋在其相交上立言本非有別件事也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也若將以道爲具於己心之理耶則心之所思何以未必中道而有或過或不及之差歟有嫌乎此斥之以爲用爲氣而認其本體于未發之先以爲道則是異端之道而非聖人之所謂道矣

救弊

聖人之教人衆功兼濟彼此相資而後其道始全是非故爲繁文以強人也勢不得不然蓋雖道之至者專乎此而不有以濟之則必有弊故莫大於仁而亦必曰好仁而不好學其弊也愚莫正於中而亦必曰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莫重於禮而亦必曰禮勝則離孟子亦以權與禮對說權以濟禮之所不及也可見曰仁曰禮曰中唯專於此一事而不有以相濟則亦有其弊故彼此互舉以全其工後世解仁曰當理無私心則雖無濟之而仁無弊也解禮曰天理之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文則亦雖無濟之而禮無弊也解中曰天下之定理則亦雖無濟之而中無弊也其然則聖人只言一箇仁可矣何復說禮言一箇禮可矣何復說中況恭敬忠恕衆工錯舉以指導人哉蓋聖人之教人專就人事上立教爲人之相交不可不相親愛說仁然與嫗軟熟不知節制之則必流于姑息故學以辨它而後仁無弊矣爲人之貴賤親疎不可不辨別說禮然嚴威儼恪無有和氣則必失乎乖戾拘泥固滯不知變通則必失乎窮迫故樂以和之權以通之而後禮無

弊矣爲人之行事或失於過或失不及說中然只認兩間之中以爲中而不知適重適輕之宜則爲子莫爲胡廣故必有權以慶之而中無弊矣猶良醫之用藥也補其當補而不偏於補瀉其當瀉而不偏於瀉故參芪雖藥之良者而必有佐有使以克奏其效後世之學主張一箇理字以人倫日用之間凡其見於事者爲用爲氣而求其理乎一念未萌之初以解仁則曰當理而無私心以解禮則曰天理之節文以解中則曰天下之定理其言雖簡明直截如有所歸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然而驗之人事稽之聖言則其有不可從者如此

三子言性同否論

夫子曰性相近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三子之言性皆就人之稟受而言其立言雖各有攸主而其至於所以使人進于道者則固無二致不但使人知性之理如佛氏所謂明心見性之說也蓋世間尋常見識必謂聖人自有聖人之資凡人自有凡人之資人之善惡邪正皆專係于天賦而非教化之所能遷變也信其言也則教法之設畢竟爲無益之

虛器而人若不由教則何以淑其身治其人也耶聖人爲之明其不然乃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意以謂人之聖凡賢否所以相懸之遠甚者專在于習而不在性若言其性則聖人之與衆人亦不甚相遠唯習善則日進于善習惡則日陷于惡於是人品高下甚爲遼遠然則不可專諉于性而不愼其所習焉若夫世有雖聖賢與居而不入于善惡人與交而不染于惡如朱均之於堯舜舜禹之於瞽鯀者此專係性分之一定而非教化之所能移也然此特千萬人中

之一二而不可以此盡誣天下之人爲性相遠也故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可見除此最上最下人物外雖有昏明剛柔之異苟有教以道之則皆可以進于道矣此夫子言性之旨而其曰有教無類者其意亦然及子思之時聖徂法湮道術爲天下裂奇行怪說榛塞正路而不知聖人之道之爲大中至正萬世不易之常道各以其所好爲道而莫肯適從子思就其中欲指示眞箇正當道作爲中庸首揭三言以託其始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所以明凡天下之道雖不一

其率性者是爲正道而不然者不可以爲正道也尚恐其未也又推上一層曰天命之謂性所以證所謂性云者之本出于自然而非有所矯揉則率之者之亦實可以爲正道也蓋人之爲性也君臣相治父子相親夫婦相愛以至于宮室器什之奉飲膳服御之適凡天下之人其性之所欲者莫不同然此乃天之所賦予乎人者而本非有所强之也聖人之道本諸身而易行徵諸庶民而易從則固可以謂之率性之道矣若夫捐其倫類曠其居室捨其衣服飲膳以不

御屏居山林獨守其身此非遍天下之所能爲也則不可以謂之率性之道也可知矣是知子思之言性將以驗道之邪正而證之于性非徒說性之理以示人也故其下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書中屢致其意如曰道不遠人等類最多至於孟子之時世益衰亂而人不唯不知仁義之不可不行而亦不自知己性之可以行仁義於是乎倡性善之說以使人知其所本矣其曰良知良能曰四端之心曰良心曰本心其言雖異而皆莫非此旨也是

知孟子之言性專欲示道之所本而原之於性亦非徒說性之理以示人也至於後世則謂一箇性足以了萬事教人專以科斂物欲爲工而徒欲使己之性無所滯障遮隔且其所謂性云者不復就氣言之而以冲漠無朕之初爲其本體則此異乎三子之旨矣

古不言五性辨

後世儒家之說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人稟五行之理以爲性曰仁義禮智信鄭玄中庸註曰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信土神爲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此其說始乎漢儒董仲舒揚雄而成於程朱氏其然則人之具此五者也猶其身之具五臟也多一則爲附贅支指之人少一則爲奇隻不完之身然考諸聖賢之言似不若是之拘拘也何者堯舜禹之授受只曰允執其中而已當其時未有仁義禮智之目至孔子則專說仁智或說知仁勇繫辭始並言仁義中庸又以禮配之及孟子始兼言仁義禮智或以樂配之又稱仁義忠信考其依經傳周禮則曰知仁聖義忠和大學則曰仁敬孝慈信亦不必列舉仁義禮智信爲言夫使斯五者爲各人必具之理耶厥初生民之時凡爲人者亦當各具斯五者而生則堯舜孔子之聖當先言之何待乎漢氏諸儒之補之而後始全也哉先儒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苟如其說則聖賢之教人或舉其一或舉其二或雜以他事者得不爲有餘不足之說也乎然則奈何聖人之教人也猶良醫之用藥也病有虛實表裡之別而處方者其所見亦不必同故其配量之問君臣佐使亦不復相沿人之於道何以異此性有

昏明强弱之差時有古今治亂之異故聖人之教人也斟酌劑量彼此互舉其所歸宿固無二致而言其目則亦無復一定之法所以自唐虞而至孔孟其法寖備而科條品目亦不必相襲或曰仁智或曰仁禮或稱知仁勇或稱仁義禮唯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云者傳之萬世而不差準之天下而無遺乃天地之常經斯民之紀綱也故後世自不能變動其目焉耳禮喪服四制曰仁義禮智人道具矣是也然則仁義禮智之爲天下之達道而非爲各人必具之理猶五管之具於其身也亦明矣

心性情才辨

聖賢之書說心說性說情說才其言各有攸當非意義相通漫然無別也亦非此數箇物各占部位羅列各人軀殼之中如心腎腸胃之具於其身也亦非隨動靜內外之別異其名稱也蓋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者也性者人之所生來稟受者也然人之性剛者心亦剛性柔者心亦柔可見心與性兩者相因而亦非判然岐爲二物也第斥其稟受一定者謂之性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其方事發動者謂之心故人之昏明强弱清濁敏鈍之差稟得一定者可謂之性而不可謂之心喜怒哀樂憂悲思慮因感而動者可謂之心而不可謂之性所以聖賢之言如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其心三月不違仁皆以心而言欲替性字亦不得如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皆以性而言欲替心字亦不得如曰存心養性曰盡心知性此二字亦不可互換故孟子每言性善而未嘗言心善蓋其性之稟得一定者雖可以爲善而心之感動

不免有是非邪正之不同必曰良心曰本心曰四端之心而後可以爲善心矣此心性之辨也所謂情也者人心之無所安排僞飾者也故人之恒言或曰情實或曰情僞皆斥其實而言可見人心之不涉思慮安排者皆人之實心而性之所欲正謂之情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此可見情字之義矣先儒張子曰心統性情程子亦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蓋心之未發爲性純善無惡已發爲情

有善有惡而心則該動靜通已未發而言豈諸心猶器也性如氷之在器中也情則流而出外者也其說一作而後世學者一遵依其義莫之敢違然考諸經傳之間處處乖盾有不可從者矣何者孟子答公都子舉情之可為善以證性之善若以未發已發之說而言之則猶見梅之抽芽而知其根之為梅也今夫已發之時善惡兼有所以人不肯服性善之說而舉其善一偏以曉未發之亦為善何足以塞二說之口其為不善也雖以陷溺解之陷溺亦是已發後之事不可謂非情也倘使公都子者反而問已發之時現有不善則未發中亦有不善乎則孟子之說窮矣又大學章句曰意者心之發也而又以情為性之發夫心之未發即性也而發於性為情發於心為意亦將何別且在中庸而喜怒哀樂為情則情涉善惡在孟子而四端之心為情則情專屬善如此等義先儒雖亦有分疏而竟不免窒礙此皆不可解者也蓋聖人之教人以道為人之標準欲示其行之之本始說出心性故必就已發為說而未嘗說到未發已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自宋己還儒先見心性甚高專移在理上爲說不肯犯手而以其所有涉於善惡者斥以爲己發己後之事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興而心統性情之言出焉而推之他書彼此扞格不可適從至於如此通而論之性者稟受之名心者能思之官情者性之欲而其無所僞飾安排者也皆就氣質爲言由發動立名譬諸水一也動則爲波旋則爲渦凝則爲冰激則爲湍其狀雖異而無非水也何必以體用動靜而異其名稱也哉所謂才者猶巨材之能任棟梁人能爲善而物則不能此才與不才之辨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專就爲善上說才程子則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卽後世所謂氣質之性而與孟子之旨異矣

因情知性說

情也者性之欲而人心之不涉思慮安排者也不唯善心凡人之好色甘食以及欲富貴好貨財等項其性之所欲而不涉思慮安排者皆謂之情天下之所同然謂之同情人心之所實然謂之情實而人之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爲善亦然故孟子以此知性之善也先儒以爲性未發而情已發孟子因情以言性是以已發而明未發也苟如其說則志意念慮亦皆已發孟子何以偏執情而曉性之善耶蓋凡物致飾則失其性損壞則亦失其性此皆難覓其實矣情也者人心之不致飾不損壞者也則可以見其性之實矣何者人心之動若有所矜飾則其事雖善本非情也如曰僞貌飾情是也或有所陷溺則其事之惡亦非情也如曰不近人情是也皆非其實也唯其無所矜飾則眞而非僞無所陷溺則未失其本此可謂之情而可以認性之眞矣譬諸木之生也未蟠結以取觀美亦不斧斤以致戕賊則曲直之性可見矣此孟子之所以因情以知性之大端而非已發未發之謂也古今言性者如荀楊韓諸子皆徒知就心上求性而不知因情以見性故或認惡或認善惡混或認有三品而卒無一定之說何者心之所動或善或惡趣向不一所以各從所見其說不同苟原其情之實則唯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孟子特有見乎此因情以認性則其性之可

以爲善灼然可知而雖有千差萬別之殊而亦無害乎其同爲善也蓋人譽己則喜毀己則怒見人之有慶己亦歡喜見人之有禍己亦悽慘雖好色而恥獲東家之處子雖甘食而惡受嗟來之食此人之常而可因以爲善矣若使其出於思慮安排則固不可以謂之情而難認性之實然皆無所思慮安排而動則可以謂之情而人性之所以爲善者於是乎實可驗矣孟子之所以必以性爲善者乃因此以知之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也其或

見人之有善而好毀折之見人之有惡而好發擿之乃至弒父與君亦自甘心人以爲天性然也不知此皆陷溺牿亡之所致則亦不可以謂之情而非性不善之故也故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正爲是耳

性善就氣而言說

先儒說性有本然氣質二端以爲本然之性純粹至善無有一毫邪惡及墮于氣質而後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昏明強弱之差而謂孟子所謂性善乃指本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之善而非就氣質而言蓋不然也夫性一也聲色臭味之性即是性善之性非外聲色臭味之性而別有性善之性也昏明强弱之性即是性善之性非外昏明强弱之性而別有性善之性也孟子說性善亦就聲色臭味上看出其善就昏明强弱中看出其善故其言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其終乃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夫簞食豆羹是食色性中一物今以其雖

死而不受不義之食而知性之善也則其就聲色臭味上知其可爲善明矣可見非爲甘食好色者是一性性善之性亦是一性也又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簀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夫本然之善如月印千溪箇箇圓成聖凡同體何須言相似今舉同類之相似以喩性之善則其就昏明强弱不同上知其可爲善明矣可見非爲昏明强弱者是一性性善之性亦是一性也然則孟子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謂性善者乃就氣爲說而非以本然爲說也決矣難者曰若說性不分本然氣質之別則善無所本惡無所來程子所謂不明不備者正爲此也何得謂聖賢之言性無本然之說耶曰否人之行事有善惡二端是非有二一者混處乎心也亦非初只有善而後來有惡椿入也蓋人之所欲不過聲色臭味之奉宮室器服之御此皆凡有生者之所同然而無分上智下愚也固不可以謂之惡亦不足以謂之善唯其所欲者能合于度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卽是爲善非外此而

別有善也其或過之或不及而不合于度則於是爲惡焉善惡非有二端也乃一事之異同焉耳譬諸流水爲物也苟由地中行則能成澤物之功而潤及千里之外其或泛溢妄行不由其道則決潰漂蕩壞廬舍損禾稼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水非有二樣也由其道與否而利害判焉人之於事何以異此故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所以奉宗廟社稷之重此好色之得其道者也朝饔夕飧以養軀命此甘食之得其道者也若夫好色而至於宣淫易室之暴甘食而至於

酒池肉林之汰、此食色之不由其道者而後始謂之惡焉、至夫絶室休糧之行、雖非世人之以爲惡者、其既過中則亦不可以謂之道、此皆由其過與不及而有所謂惡者著焉、觀諸天地之化、不過陰陽二端自其偏勝之相薄而致、并隔之爲災、陽亢則爲地動旱乾之災、陰勝則爲水溢雨雹之變、是故天本無災、以過不及爲災、人本無惡、以過不及爲惡、何必岐性而二之、求善惡之所由生乎哉、且從先儒之說理之與氣相爲體用、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二者相須而不得相離、所以曰體用一源、又曰理氣合一、此所以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也、而推之性則大有不相合者矣、何者、本然之性者理也、氣質之性者氣也、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推其善之所自以爲理之所發則可聞也、而其有惡者將何所本耶、今推惡之所由生而本之于氣質、則是亦可說也、而又推上一層究氣質之所以或有惡之故、則亦不能不歸之于理、然則所謂理也者本有善惡二者相夾雜乎其間耶、此其自相矛盾蓋亦始於岐性而二之也、既以理言性、則亦不

能不岐而二之也

性善言其常說

孟子說性善此言性之常亦是就大體說譬如曰水之性寒火之性熱天下之水或有溫泉而日暴火煎則亦有時而熱然不可以其一二之或溫或熱而謂水之性非寒也從前諸儒荀楊韓諸子皆不服孟子之說者把孟子之說亦甚硬泥以謂天下之人無一人不善一人之身無一點惡念而試之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不皆善人試之一人之身一人之身不皆善

心於是衆說紛興見其難進於善易流於惡而荀子之說作見一人之身善惡交有而揚子之說作見天下之人善惡不一而韓子之說作然人之爲惡也皆由陷溺之所致自幼漸染與之相化則習與性成人以爲天性然也是猶見水之或熱而疑其性之寒也此化之使然非性本然也間或有生來不善不由漸習者亦甚罕矣此其性之變非性之常也若以此而疑性之善猶以水有溫泉而疑其性之寒也此皆不究其本不審其常而徒致疑于性之善而遂不足與

語性之大體矣及至宋世斥諸子之陋而一祖孟子之說則正矣然雖取其言而亦不滿于孟子之言必有程子之說以補之而後性之說始全矣蓋自宋已前言性皆在氣質上辨其善惡自宋以後言性則却移在理上認善謂有生之倫同一箇理譬如板面印出字字均停名之爲性善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美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是也故雖取孟子之言而亦大戾於孟子之旨其意以爲荀楊韓諸子徒有見乎氣質之偏而不知本然之善孟子特有見乎本然之性故能慶越於諸子然未說及氣質上有善惡不同故亦不能杜荀楊韓諸子之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則不是此爲孟子與諸子而發今讀孟子之書未嘗有本然之說章章可見而語其爲惡則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至其生來不善者則曰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此所謂不可以人理論者而蓋亦不在所教之域矣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亦此類焉耳大抵聖賢之論道專在事實上爲言而非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捏空理強立其說也故語道則曰吾道一以貫之則曰道一而已矣而至言性則曰性相近也則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未嘗曰天下之性一也以理言性此言天下之性一也孟子之言則不然曰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此類可見矣此不徒其措詞寬緩不迫之致然要之事實蓋亦如此故其所謂性善云者亦就今日世態人物上以其同類相似大概爲說固不以其或有不相似者而二其說也亦不謂只是一樣無些不相似者也

古今說性異同辨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荀子說性惡皆無所本矣夫物必有其本而後可成人之進道豈無所本哉服牛乘馬者以其性之馴也若率虎豹而欲服乘之其可得乎以其性之異也鑄鐵爲劍者以其性之利也若判竹削木而欲以爲劍其可得乎以其性之異也人之可以行仁義以其性之善四心完具可以成仁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之德也率彼鷄犬之無知頑冥而欲教之以仁義其可得乎亦以其性之異也然牛馬之性雖順而不調習之則不能服乘鐵之性雖利而不淬礪之則不能爲劍故人不教則不可以爲人而非其性之善可以受教則亦不能有以教之矣此孔子之所以曰有教無類而孟子之必言性善也蓋人不知己性之善則或以仁義爲矯揉之具或謂己性不能行仁義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告子徒有見乎不動心之爲至而遂以教爲矯揉之具故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而不知性無可受教之質則亦不能以施教也荀子有見乎教之不可已而遂把性爲惡故其言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而不知使人性惡則亦不能以受教也此皆無所本矣至於宋朝以爲仁義禮智之理全具乎我則雖與告子荀子所見相反而亦矯枉過直之言要非孟子言性之旨矣蓋古之失失之於外而仁義無所本後之失失之於內而仁義爲空理何者孳孳之始生氣雖充而枝葉未具而語之曰可以爲千仞之喬木則不可也孩

提之童良知良能與生俱生而語之曰可以爲聖人則可矣曰即是聖人則不可也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充養盛大以造其極而後可以謂之聖人矣此其望成于他日而實有所徵矣若夫曰自堯舜至於塗人只一箇性則認人之所以生存之理以爲性指孩提之童而亦可以謂聖人也此求仁義禮智之德於冲漠無朕之先徒認其理而實無所覩矣故既知其所本亦必要之于實而後始可與言性矣

心就已發言說

先儒說心有已發未發之別性有本然氣質之異然玩古者聖賢之書性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心有已發之心而無未發之心性之專爲氣質前已論之矣請陳心之專就已發而言夫是心未發之時寂然不動未有善惡之可言及其已發而後善惡邪正判焉故從古聖賢之教人多就言行事實示之方法而及心者甚希其言心者亦必就已發爲說使之嚮善而遠惡而未嘗使向未發之先施工夫也故洪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列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詩書之言雖
孟說心者而其就思爲說則古聖賢以已發言心可
知也且夫子自道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
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之踰矩與違仁皆已
發以後之事也而夫子以此言心則夫子之言心亦
就已發而言明矣孟子之書言心者儘多其言曰心
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以思爲心之職
則其就已發而言心亦明矣且曰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此孟子之言心亦皆就發用上立言而未嘗就未發
之時爲說其見於諸章者班班如此大學述正心之
目亦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以實之其餘聖賢
書中言心者不可勝計而未嘗有就未發爲言者也
何者人之於事默對之語則爲未發止對之行則爲
未發而至於心則纔涉思慮已屬已發而寂然不動

處始爲未發然此時也冲兮漠兮無些兆朕如水之未發源如火之未出燧雖欲加之工而不可得也纔有欲用工之意則不可謂之未發所以聖賢教人常使就已發用工而未嘗有未發之說也但後世之學甚過精微以心之發動處爲用而必求之于未發之先以爲體然驗之聖賢之言則亦有不然者如此唯易言寂然不動中庸言未發之中後世執此以爲心學之祖動必稱述然考易則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讚著之德至靜而能前民用而言本不涉於言心通其上下意自可辨中庸言未發已發者本文雖無所據而參諸樂記諸篇其辭相類蓋喜怒哀樂者樂之所由作而中和者樂之德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樂之效也漢儒論樂亦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可見此數語本讚樂之德而言亦未嘗涉於說心二戴裒拾三代遺言以成書彼此錯雜遂致使此數語桷入中庸篇中要非子思之本語若爲不然則唯此數言專爲聖人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奥之旨而詩書語孟之說皆唯就用上爲說而非究竟之語夫詩書者夫子之所雅言而論孟其口澤之所存豈可此置而彼從乎哉學者其知所釋矣

古學指要卷之上　畢

古學指要卷之下

伊藤長胤　著

人物聖凡異同論

人之與物其性何以異耶視可欲者而欲之可惡者而惡之此心之所動而人與物之所同故人視甘脆而悅牛羊視草而悅乃至牝牡利害之念寒暑勞逸之趣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焉其至於見所不忍者而不忍所不爲者而不爲則此人之所獨得而物則不然此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而天地之性爲獨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也而其所以相違者亦不甚遠所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也人之與聖人亦將何以異耶見所不忍者而不忍所不爲者而不爲此人之性也故見孺子之將入井非有一念之私而忽有怵惕惻隱之心生凡爲人者莫不皆然此人之所與聖人同者也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聖人之與衆人同有斯四端之心則雖亦有些不同而固無害乎其謂爲同類也而至於舉斯心而加諸彼漸漸習熟無往而不爲仁義則此君子之所獨能而衆人則不然得於此而失於彼明於一而昧於二牿亡之甚則併其所與聖人同者而斲喪無餘所以又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然則人之所與聖人同者良心也而其所以不同者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此爲大不同然同有此四端之心則雖未免爲鄉人之人而擴而充之則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之盛亦可馴致矣所以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也後世之說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物偏而人正

物塞而人通人之與聖人同有此性唯衆人之心物欲昏塞光明不露聖人之心表裏洞徹纖翳不遺猶昏鏡之與明鏡也賢者以上克去私已未全淨盡雖不如衆人之昏蔽而亦未至聖人之心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境此先儒所以差孔顏之異而曰紅爐上一點雪也據此則衆人之與聖人其所異者不在生熟大小而專在昏明清濁然使人能克去私欲無些查滓亦只不過為恬靜寡欲之人焉耳豈能得與聖人之德比其大也哉且孟子敘六等人品曰善信美大聖神其自可欲之善而至於有諸己之信自有諸已之信而至於充實之美自充實之美而至於光輝之大自光輝之大而至於化之聖自化之聖而至於不可知之神亦非以其物欲淨盡分數多少為之階級也蓋言自生至熟自小至大以造其極也中庸自致曲之誠形著動變以至於能化之聖亦然然則人之未至聖人者非物欲之未盡也以其道之未大德之未熟焉耳此學者之所不可不辨也

生之謂性章說

先儒謂古今言性者或說惡或說善惡混或說有二品皆徒知氣質之性有善惡之不同而不知本然之性唯一于善而無惡所以紛紜縱橫古今無一定之說唯孟子指出本然之性專就理認善而萬世言性之說始定矣然今玩孟子之旨其所謂善者亦就氣質上認善而非外氣質而為言也告子篇論性諸章班班可見而其尤明白可證者生之謂性一章最為的實無疑矣何者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孟子以猶白之謂白與詰之言同白之中各自不同將以明生之所稟亦有異同而不可槩以為生之謂性也告子固執迷不知復乃對曰然孟子於是復以白羽白雪白玉喻之以其不可謂凡白色之物同是一樣無復異性也將以明不可謂凡有生之物同是一樣無復異性也告子尚不知省又對曰然孟子至是復據其語而難之乃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犬牛之與人同有所稟之性然犬之性如彼牛之性如彼而人之性則解為善此不同也若如告子之說徒曰生之謂性而人畜所稟漫爾無別則謂犬

牛與人其性亦不異可乎此舉理之所無者反詰以明其不然也告子雖枘曾謂犬牛與人其性皆同乎於是告子生之謂性之非不辨自破而孟子之特以爲善其證尤明矣是皆就氣稟上爲說而非就理而言善也若以性爲理則理一而分殊犬牛與人其氣雖殊而理則不二謂犬牛與人其性皆善可乎將謂犬牛與人其性之異在氣耶則與性卽理也之說自相矛盾故朱子曰生之謂性三節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意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

如何又曰孟子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勞攘重複不足以折之也蓋爲其徒說氣而不及理也嗚呼孟子之喻告子苦口丁寧不一而足豈爲不完之語戲弄之說以貽萬世之惑乎而朱子云爾考其奠以性爲理故於此章不免致牴牾若就氣言性則孟子此章問答的實明白最足破告子之惑無復可疑矣大抵聖賢之說道將以與斯世之人同由斯道也非與一二知己講習于家庭之間容相傳付如佛家所謂授記剳之謂也

所以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其所謂道德仁義心性命理等名目亦皆就從古世人相告語者示之方法焉耳及孔子之門者除顏曾冉閔等諸子外下而至於互鄉之童子悾悾之鄙夫則亦皆凡人也其告之雖有淺深大小之異而至名目義趣則未嘗有二也孟子亦然故其所謂性即世之所謂性也其所謂善即世之所謂善也豈有外世間通稱之語言而別創一種義解私相傳授也哉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外世之所

謂性而別有性也李延平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唯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外世之所謂善而別有善也若使孟子所謂性善者爲本然之性而非世之所謂善則其與告子辨究往復何以不直說破曰汝所說皆世之所謂性而吾所言者則本然之性耶如此則不竢多辨而告子之疑冰釋的破萬世學者亦知所決擇矣而告子曰水無分於東西則亦徒曰無分於上下乎告子曰

生之謂性則亦徒曰猶白之謂白與皆只逐其言詞上辨難之而曾不向大本處下語是知孟子所言之性與告子所言者其就氣質爲說則一而唯孟子以爲善告子以爲無善無不善此爲不同焉耳然則孟子所謂性善亦就氣爲言而不與世之所謂性異也斷然可知矣

生之謂性辨

告子曰生之謂性其意只如董仲舒所謂性者生之質也之意由孟子之意及後世程朱氏說而言亦是半截是半截非不可全非也但據孟子之意而言則告子只知生來稟受之爲性專說性無善無不善而不知萬物之類其有生雖同而不如人之四心完具其性爲特異故孟子舉犬牛與人其性同否以反詰其不然也據程朱氏說而言則告子只知知覺運動之生人與物同而遂說生之謂性而不知知覺運動人之與物雖同而仁義禮智之理非物之所能全蓋就氣認性而不知就理見性也然孟子本無就理見性之說則告子之失不在不知本然之性而在不知

氣質性中唯人獨有能解做善之美故末以犬牛對說其所謂食色性也亦然人之甘食好色固是性也而其甘食而不受嗟來之食好色而不摟東家之處子此人之所獨得而性善之可見者乃在于此焉今原生字義有生稟之生有生氣之生告子所謂生云者是以生稟而言孟子之斥之亦就生稟而辨之註做知覺運動則是指作用爲生此非本文之意矣且告子所謂性專就人爲說而不該物舊說謂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亦不然也此章末孟子將犬牛與人對說故註中亦兼人物而言然孟子之舉犬牛本因告子之不服白羽白玉之言故以相對爲說孟子之言性善本不是專以人較物而知其善況告子之言性何曾該人物而言之自後世理性之學盛而以就事物上考究其理爲學至於一草木一禽蟲之微亦欲窮其理如何於是正通偏塞理氣異同之說興在中庸章句則曰人物之性理一而氣異此章集註則曰氣同而理異先儒雖亦有分疏卒不免牽繞爲其非古人言性之旨也蓋古者聖賢之教人專在人

事上爲急其窮物理講求名物度數亦將以博吾知識爲應事接物之具也非徒窮盡其理以充吾心之量也所以不專以究人之性如何物之理如何爲事故知生之謂性專就人爲說而指其生稟以爲之性也而不知其爲善則是不知道之所本矣此告子之失也

告子義外辨

告子以義爲外孟子辭而闢之而宋儒解孟子以仁義爲性則似得其旨而今復不是其說然則孟子與告子所異者何在曰從來諸儒錯認內外二字義直以內爲心以外爲事觀孟子斥告子義外之說遂謂仁義禮智爲性大非孟子之意矣蓋內者親之之辭外者疎之之辭內者屬我外者屬彼非心與事之謂也觀告子之言可見矣其言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所謂內外云者本是如此今審其意凡事屬我而不屬彼則是以我爲悅謂之內如愛親之類是也屬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而不屬我則是以彼爲悅謂之外如長長之類是也因是謂仁內義外也非以仁爲心而謂之內以義爲非心而謂之外也若使告子所謂內者爲心則必不取喩於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之間將使告子錯會所謂內者則孟子之辨之亦不唯斥義外而必併與仁內而排之矣而孟子特斥義外之說而於仁內也者無復其說則所謂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之言亦孟子之所不斥也可知而所謂內外者其義可從而辨矣且告子既曰食色性也而繼之又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則內之與性本有分別不可便以內爲性也明矣然則孟子之非以仁義爲性而亦以其屬我而謂之內也可知矣公都子亦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亦可見其以由我而行之故謂之內也舊說則曰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又曰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是以所謂內者直指爲心則不唯失孟子之意亦且非告子公都子致問之意矣然所謂仁內者雖不可甚非而不知仁義之端乃具於吾心則亦不全可取其說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又諭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明仁義之本乎我心也先儒謂告子本皆以仁義為外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為性但比義差在內耳然孟子嘗生尼公孫丑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則知告子之立說本自如此非聽孟子之說而輒變其說也然則孟子雖斥告子義外之說亦非以仁義為人之性斷然可知矣

仁無體用論

聖賢開口言必稱仁所謂仁也者將指何物以為仁

耶就此心未感之時以認之歟抑就及物之迹以認之歟蓋及一人而一人安及一家而一家安及一國而一國安及天下而天下安必有實惠之及物而人享其利斯之謂仁堯舜之世天下之民含哺鼓腹以樂其樂而利其利此即仁之極功全體而聖人之能事也一典三謨所載乃其迹也故其所謂仁云者皆就事實言之只此一樣未嘗有二義也以未發言仁而仁之道岐矣夫此心未發之時猶火之在石裏聲之在鐘中假令有其理而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見其實燧以鑽之而後火之用始見燔燎烹熟爰享其利杵以撞之而後聲之用始達五音六律爰宣其和仁之爲義何以異此此心未發之時假令有仁之理而未見仁之施及見孺子之入井始有怵惕惻隱之心作然只有此心而已可謂之不忍之心而不可謂之仁及從之於井匍匐救之然後始可以謂之仁而推之國與天下則少者育老者安貴賤內外各遂其分願而爲仁之極功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又曰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是也若夫求仁於未發之先猶欲視火光于未鑽之先聽鐘聲于未撞之前將何所見實而亦將何所施功也哉蓋後世之學專主乎理而難奈聖賢書中所說仁義性命等語皆就用上爲言於是理氣體用之辨興一箇仁字分爲三截其具於未發之初者爲仁之體謂之性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是也見于已發之際者爲仁之用謂之情以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者當之著于事實者則亦在體用之外遂斥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爲仁之施如賑窮恤寡憐困窘等類是也苟如其說則堯舜之仁覆天下者乃其未稍粗迹而惻隱之心猶不足以見其本必究至一念未作寂然不動處始可以見仁之實體矣豈然乎哉體用之說既立則其勢自不得不然今玩聖賢之辭澤及天下者爲仁之極功孟子欲見其本而推之於惻隱之心至寂然不動處則未嘗爲說矣孰知學不復古而工夫顚倒不唯一箇仁分爲二樣而聖人之所期望以爲至者不足以言仁而必向其所未嘗爲說者以求其本亦獨何

哉

四端訓緒訓本辨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惻隱之心乃仁之端本也後世解以爲仁之端緒而大乖孟子之旨矣蓋聖賢所謂仁者與後世諸儒之所言所指不同故其所謂端者亦隨而異其故何哉聖賢所言仁者指慈愛德澤之及物者以爲仁其功或及十人或及百家或及一國或及天下萬世雖有久近廣狹之異而人各享其利被其澤之謂仁所謂仁覆天下及曰天

下歸仁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即是也而循其本而求之則自人人惻隱之心而所行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可知遍覆天下之仁亦吾惻隱之心之所充而惻隱之心乃仁之端本基址也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亦莫不然譬猶木雖有千枝萬葉而尋其本則自朋蘖之微而生水雖有千派萬流而究其源則自涓滴之細而出所以以四端爲端本也其言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其保四海者仁之極功也後世所言仁者以寂然不動解覺解愛處爲之實體所謂虛靜者仁之本及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是也乃爲人身所具之理自堯舜至於塗人同一般樣無有些增減譬猶鏡之有光雖磨不磷乃湛乎方寸虛明之中而萬理具足唯爲物欲之所蔽障而本體之明昏蝕不露然隨處發見有終不可掩藏者是爲四端之心乃仁之用也假見可愛憐之物忽有惻隱之心生是緣他裏面有仁之理見可羞惡之物忽有羞惡之心生

是緣他裏面有義之理猶物之在中而其未稍露見乎外也所以以四端爲端緒也其言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解者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而原其說之所由異聖人就天下上見道不以獨善其身爲足故仁雖一已之所行而至於言其極功則以安天下爲之至而推其本於四端未發之先則本無其說矣後世專就一身上見道言其施則固雖遍覆天下爲効而其標準之地則在乎使一心不爲物蔽障所以無欲虛靜爲用工之極未發之中爲仁之本體故其發於心者爲端緒而遍覆天下之德乃其迹之粗者也此其所本而重者既爲不同故其所謂擴充云者其義隨異後世以端爲緒故其所謂擴充也者就善端發見處克去人欲今日克一分明日克一分以充滿本然之量之謂所以取喻于明鏡止水古人以端爲本故其所謂擴充也者今日能一事明日能一事充拓善心無所不至之謂所以取譬于流水萌蘖此其進反生死之異亦自大本上分而不唯文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之差疏解之謬矣夫以寂然不動之地爲仁耶聖人所謂仁也者未見其有如此之說也將指及人澤物之迹以爲仁耶鄒魯二書所指以爲仁者皆莫非此說則其是非得失蓋亦可辨矣

意字解

先儒謂意者心之發也蓋以心爲體而意爲用故訓爲心之發也予竊按情志意思皆心之所動也徒以爲心之發而無所差別則是數者混同不分而自古經傳或曰意或曰情或曰志置詞不同必有所別蓋情者人心之不涉於安排者也志者人心之所嚮主也思者其所經營謀慮也至於意也者則人心之內有所蓄而不見乎外者也亦非先儒所云未發之心也就其思惟上指蘊蓄者而言故有想像億度之意有往來計較之意有含蓄不露之意所以大學正心之先必有誠意一項何者心苟無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可謂正矣然察其意之所蓄其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則雖外面整齊而內未必然故以誠意先之于正心也若以心爲體意爲用而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正心于誠意之後則是先末而後本始外而終內也大學之叙審事之本末先後故自平天下而推之治國自治國而推之齊家自齊家而推之修身皆是自末而之本而唯正心誠意二項後本而先末可乎朱門弟子如李閎祖沈僩既有疑乎此朱子以澄水之濁先定風波答之此先用後體之說也然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非心之用乎則與所謂意者何以爲辨固難以體用先後而別之故知正心就其見乎外者而用工誠意就其蓄乎內者而用工愈推愈密一節

緊一節因條目之叙其義自可辨矣而論語又曰毋意者何也意之所蓄固有善惡不同然心裏有計較之私非高明正大之體故觀聖人者稱讚其毋意也猶德有吉凶而單曰德則爲道德之德志有邪正而單曰志則爲志操之志既謂之意則雖善惡之不一而以其出乎計較之私不待著一私字而亦知其非善意也又孟子曰以意逆志此言心裏料度詩人之志也治春秋者亦有誅意之說言其事非不善而造意不善者故字從肉則爲胸臆之臆從人則爲億度

之億從心則爲記憶之憶皆自此轉傳假借而成文也不唯經傳之間爲然先儒註解文字中或曰聖人之意或曰微意或曰天意論語集註說喜意也慍含怒意詩家套語曰雪意雨意皆從此解大抵先儒之語平常文字中所用如性情道德等字古今定訓習用不乖而唯至於解經則說體說用說理說氣或支離或混合而不免有所窒礙予盾蓋雖臨文之際姑爲分解而運筆之時從古通稱人間習熟自不可改其義解也先君在日嘗曰此說未肯領可只曰能思索以成其說大學定本解爲意思則予之所妄意亦不甚相戾語孟字義所說往來計較者亦在其中因筆其說云

仁義固有說

或曰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仁義禮智非吾性之所固有者乎曰否孟子此章主意本欲曉公都子疑性善之說云爾非論仁義之內外也故因四心之必有于我而明仁義之爲固有也蓋仁義者天下之達德而四心者在我之物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仁義之爲美人皆知之公都子亦豈不知而特疑乎性之不可以爲善也不知四心之必具乎我則仁義之美豈可謂性中之所無耶故上文旣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下文繼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分明是以四心配仁義而遂以明仁義之爲固有譬諸五行者五藏之象也而語之曰木火土金水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肝者木也心者火也脾者土也肺者金也腎者水也豈可必據此語

以爲五行之質實有於我軀殼裡也哉孟子之以仁義禮智爲固有其意亦如此故不曰仁者惻隱之心而曰惻隱之心仁也蓋以其行于外者而配之四心謂之固有也與直以仁義爲人之性大不同矣然則四心與仁義將何以別曰孟子曰人之有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凡天下有生之人皆無不有此心者也驗之今日亦莫不然而至於謂之仁者則天下鮮矣孔門諸子如由求子華之徒夫子皆不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其仁而獨稱顏子猶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是知惻隱之心凡人之所必有而仁則其最所難得者也今明其別覩鰥寡孤獨之顛連乎衢路而忽有慈愍心起是謂惻隱之心凡人皆然豈一不忍殺牛齊宣王而已哉然只有其心而已未及見於事則不足以謂之仁也其或偶捨一襲衣拋一撮粟以賑之推而至於及一家及一國及天下萬世其有利人澤物之實迹者雖有大小久近之差皆可謂之仁堯舜揖讓以安天下湯武放伐以救塗炭周公孔孟制禮明道以立

萬世生民之極此其全體極功也或雖未見其功而斯心之實不與之違措諸事業而可必有其驗則亦可許其仁顏子是也斯心之誠施之于人而無所苟且欺慢則亦可以謂之仁者矣如曰仁者如射仁者其言也訒是也若夫雖有欲賑濟之心而未有賑濟之實則只可謂之仁心而不可謂之仁也所以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不可謂惻隱之心仁之發見也亦不可謂惻隱之心即仁也充惻隱之心而及之於人乃謂之仁此其

條理名目多少分明無復可疑者矣然則孟子之以仁義爲固有與直以仁義爲性不同也較然可知至於後世直以仁義爲人之性則不唯爲性與性異而其所謂性者亦指寂然不動之體以性之於是與孟子所謂性也者不同而其所謂仁也者亦隨異義不就事實言之而專墮理解不可不辨焉

良知良能說

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說者非是撰出一種新奇名目以說與人也乃指示孝弟之心生來具足不假作爲而使人就此爲本以加擴充之功焉耳蓋良者本然之善有易直之意又有無文飾之意如曰良貴曰良心皆然所謂良知良能者凡人之生來具足者皆是所該甚博不止善心故其言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可見凡人之不待學習思慮而知而能者如小兒之解哺乳解嬉笑皆可謂之良知良能而至於孩提之知愛親既長之知敬兄亦皆不待學習思慮而得之則亦可以謂之良知良能而人性之善非矯揉安排而然也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從知矣蓋就良知良能中特舉孝弟二者以示道之本不假作爲也故其下繼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意謂所謂仁義者非他乃推人人所具良知良能而無所不至之謂何者仁不盡於親親必達之天下而後可謂之仁義不盡於敬長必達之天下而後可謂之義然親親仁之本敬長義之本仁義雖大而其本實在我故爾云云將以使其推

此良心以爲仁義而與有子之以孝弟爲仁之本其意相符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亦信乎但有子特言仁而孟子兼言仁義者有子專以愛父愛兄之心而言之孟子父取其愛兄取其敬此爲異焉耳人徒以良知良能爲一箇物專就其上要考究其名稱如何其工夫如何而不知凡人所生而知能者皆可謂之良知良能而孟子平生誘人常法或曰四端或曰性善或曰良貴或曰良知良能其目雖異皆示造道之本與所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同一機軸同一手段非復有多端也唯四端云者通終身而言良知良能者就生來具足上而言然其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仁義之本則一也而先儒解達字爲達尊達德之義者亦非孟子之意矣

仁義禮智根於心說

或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然則仁義豈非人之性乎曰否孟子此章曰云云蓋富與貴者人之所欲也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則凡百之須皆足其欲君子亦固欲之而無與衆人異也唯衆人得之則驕盈安肆樂莫大焉而君子之所樂則不在此達而可行于天下而行制禮定樂以爲四海之標準使天下之人由斯大中至正之道此君子之所得其素願而所樂者實在于此焉然至於其所性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豈可以窮達亨屯而有所加損增減也哉其故何哉仁義禮智者天下之達道而凡人之所同通行者也但衆人之所行雖外爲其事而未必本乎心故不見其發榮舒暢乎外也其唯君子之所行不徒外有其事乃根乎心而著乎事此其所性之特異乎衆人故充實光輝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睟然見面盎背施諸四體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矣若將使仁義禮智爲具於性之理耶則仁義即心豈可謂根於心凡人皆然豈唯君子之性爲然已哉今特曰君子所性又曰根於心則可見仁義者天下之達德唯君子實有其本而不如衆人之外爲其事丙未必有其實也故其言如此蓋亦對假之者而言譬諸草木君子之於仁義猶有根而流澤枝葉也衆人之於仁義猶無根而徒茂枝葉也然則孟子此語不唯不可以證仁義之爲性而其爲天下之達德而人之所通行者尤彰彰矣何必執此語以謂仁義爲具性之理也哉

安仁利仁假仁依仁辨

夫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曰依於仁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夫仁一也或安或利或依或假其故何也曰安仁利仁者就成德而言其優劣也行仁假仁者就治術而辨其眞僞也若夫依仁者泛示學者受用之方也蓋仁者之所安智者之所利王者之所行霸者之所假學者之所依同是仁也而安焉則爲仁者利焉則爲智者以德行之焉則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王者以力假之焉則爲覇者可見仁非有一樣也由行者之生熟眞假而別焉耳然則所謂仁也者將謂爲性乎抑謂爲道乎若謂爲性則性是所具於人之理月印千澗箇箇圓成聖凡一體萬理畢備唯可言其明暗而更難說增減豈可隨人而有輕重眞僞也哉亦烏可以安焉利焉行焉假焉而別也哉然則奈何仁者道也行不忍人之心而見於事大焉而濟天下澤萬世小焉而治一家利一人的見乎事實而謂之仁仁者之爲之與之爲一智者之爲之知其爲美而不捨王者身有其德而行其政覇者藉其土地甲兵之力而假其名以濟其私若夫凡爲學者則不可不身依之而行焉此其辨也如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覇假之亦然若使仁爲具於性之理耶則凡人皆然豈特堯舜而已乎今無上事而汎曰性之身之假之則知其就一事而判眞僞優劣焉譬如法書名畫有眞本有贋本其迹相似而其實不同此王覇之所判也如後世之說則堯舜湯武以理而言五覇以事而言孟子之立言必不若是之頗也然則所謂

仁云者之就事而言非指性之理也斷可知矣

仁孝本末辨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以孝弟爲仁之本耶以仁爲孝弟之本耶先儒謂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仁之本則不可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乃孝經所謂立愛自親始及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之意也然考諸有子之言前不如此何者有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孝弟則可見其就人之資質而言之蓋人之生質粹美者乎父兄乃其資之近道者而遍覆天下之仁亦可自是而致矣故孝弟者仁之所由以爲本所以繼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其以仁爲道以孝弟爲至仁之本而與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及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者同一機軸同一語脉亦奚容疑蓋本有本根之本有本始之本先儒牢以仁爲性故嫌乎以孝爲性所以解爲仁之本爲行仁之始然玩有子之意則謂孝弟爲仁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根本非以孝弟爲行仁之始也或曰然則孝弟是性而仁是道否曰仁與孝弟二者本不可判孰是性孰是道也所以古人之言並稱仁孝孟子稱孝子仁人大學列舉仁敬孝慈信五者其意可見矣今據有子之言則孝弟固爲人之性然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孝弟亦可以爲道也蓋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等名皆百行之目而著於行事之實也但隨處異名因事別稱施諸父則爲孝施諸兄則爲弟施諸君與朋友則爲忠信施諸衆則爲仁皆莫非人之所行也故不可判此是性此是道亦不可判此是體此是用也然謂之孝弟則不得該仁而謂之仁則孝弟忠信舉皆莫不囿乎其中矣故從父之令與居喪毀性皆不可以謂之非孝而謂之道則未可也所謂道也者既有所準復無所弊必無過不及之差而後可以謂之道矣仁義禮智乃其宏綱大要也

體用論

體用之說將昉於何耶自宋而下矣易古註疏中屢有其語聖人之書未嘗經見也今原其語之所由而

作體是形體之體故古人多對氣而言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居移氣養移體又有大體小體四體具體之語皆指人之肢體而言假而稱之則凡萬物之類山川草木鳥獸器物有形質之可見者亦得稱以爲體而其流峙生植飛潛利用皆其體之所行則固可以謂之用矣然古者無有比並爲言者也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亦借形體爲言非後之所謂體也彖中屢說義用時用亦言卦之才用焉耳非對理而言也後之體用之說則

異乎此焉耳目非體所以使之視聽者是體其視聽乃用也手足非體所以使之執捉運奔者是體其執捉運奔乃用也心非體所以使之能思者是體其能思乃用也昭昭之多非天之體其所以能覆者乃天之體一撮土之多非地之體其所以能載者乃地之體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方未發之時既無兆朕之可言何有形質

之可擬而名之以爲體者何哉蓋聖人之道倫理綱常爲重禮樂刑政爲大言是實事事是實除此之外無復體用可差別彼佛氏者以凡天下之涉乎形器見乎動作者舉皆斥以爲幻妄爲假用而要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於是移儼然可執之語以狀漠然無覩之物强名之曰體猶其道宗虛無而說實相說實際也及其形象物儀之不可盡滅也說體說用而又說相眞俗空色之說由是其興矣後世儒家之學亦甚過精微必欲向無形之先以求其所以然之故於是就天地而天地有體用就萬物而萬物有體用至於一事物之微一言動之頃亦皆莫不有體用之別焉則與彼佛氏之說爲甚相近彼則曰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則曰放之彌於六合收則退藏於密彼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所以有彌近理而大亂眞之說也但彼攝凡百工夫以歸于體則廢其綱常而不修外其禮樂而不問此則守其寂然不動之體以爲應酬萬事之本則崇仁義重綱常以求至於聖固不可棄而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無異同也於是有無寂感體用異同之說興然其所異者特在用上而至所指以爲體者則本無二也故先儒亦有言禪家則有具衆理而無應萬事以下豈其然乎視之聖人之道則爲忠爲忠爲孝爲孝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雖有這般異同而亦皆就事實用工而自是以上更無有一物可言則固無有可與彼較其長短爭其虛實者矣故知體用之說聖人之所不言也

心仁異同辨

夫子稱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以仁存心此心與仁兩者是爲一耶是爲二耶以爲一耶何以二其名既謂之仁而復謂之心哉以爲二耶一心之外復何所求所謂仁者以驗其從違存亡耶先儒程子判其別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塵垢一去則鏡明矣夫以生之性喩仁則仁者人心所具之理也一息未絕之間無不有此性以鏡之光喩仁則仁者

心之用也此心未死之間亦無不有此用何以謂之違復謂之存也耶說者曰心之未仁者有物蔽之於是心與仁如兩箇物然故謂之違豈實有彼此離合之可言哉苟如其說則仁之於心可言隱見而不可言存亡可言明暗而不可言從違而聖賢何以或言違或言存不幾爲隔靴爬痒乎先子有言曰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之性枯燥而易燃故能引火人之性四端完足易以行仁故能行仁世之頑冥忍刻者薪之濕而難燃者也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薪之乾而

能燃者也而天下之薪無有不燃者性之善也此心與性與仁之辨也難者曰火之於薪是在外之物以此喻仁得無與告子之以義爲外老子之以禮爲僞同也乎曰否薪之與火固是儼爲二物然孟子以物比道其說非一或曰安宅或曰尊爵或曰廣居或曰正路或曰勿豪皆是在外之物而以比道豈以孟子爲引喻失當乎哉然則薪火相比亦何不可但火是在外可見而仁非可捉摸之物故或致人之疑亦宜也今且喻之心之能思猶曰之能言也仁猶樂章也

人之唱樂章雖出于口之能言而五音六律之妙有自然之節奏亘古今達四方本是有一箇定準非由人爲也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而人不習熟之則不能得而不發之於聲則亦不可以謂之樂也仁之與心亦復如是人之行仁雖本於心之所思而仁乃其著於行事者而爲道若夫雖發於心而未見於事則只可謂之仁心而不可謂之仁也是知仁者天下之達道而心則所受之具也或曰孟子固以仁爲人之安宅然又曰仁人心也則直以仁爲心亦豈不可曰

不然也孟子之時王道益衰當時之人不肯用力於仁義故苦口示之譬喻多端不一而足以其不可不居謂之安宅以其不可不尊謂之尊爵以其由心而行不可復外求則名曰人心也蓋仁是天下之道本不可謂之人心孟子吃緊警人體認引而近之謂之人心豈實謂心爲仁乎猶禮運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此說人之靈云然豈實以人爲天地所具之心哉若使仁本爲人心之名則孟子何必費義解以貼入因其謂之人心而知其不可直以爲人心也亦嘗

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言仁不自仁待人而行故曰云云曰仁人心者其意亦然非直以仁為心之理也以辭害意孟子固言之矣若必執此語直以仁為心則不為扣盤捫燭之見者希矣

心法道法論

古之學問求法于心蓋古人之所謂心也者專就思慮發動上而言則其運用之間雖可以使為善而亦不免有是非得失邪正過不及之差所以不可不取法于物焉故古昔先王發一號令制一器服必象天地準四時儀五行莫不有所取則如今之月令呂紀所載雖未全先王之法蓋亦其遺意也以今日人情觀之則雖如迂而不經其質實敦厚不敢自是事必有所法而誓亦可見矣故其當時言行事為之是非得失必稽之于道能不違其則而後敢行古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其心之與道相背馳雖未必至於如是之甚而所以激人使不自師其心而事必稽之于道者其意可見矣三代以降其法益詳或曰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或曰禮或曰仁義或曰中庸皆所以使人有所持循而合而言之則曰道資之上焉者行之自中其度思之不違其則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此聖人之事而孔子之所以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其次焉者執之必實而心之於此也不違者多矣故擇善固執此賢人之事而顏子之所以其心三月不違仁也自是而下其資之劣者則其心之所欲易違於道而其所以為善者亦不免有進退過不及之差故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他或曰中道或曰由義或曰近道或曰近禮凡聖賢之教人舉皆以道為規矩準繩欲使心之所思不違於此而未嘗以心為法也自漢而後之學者質而為箋傳訓詁之學華而為文章詞賦之學趨事功者騖乎便近厭繁麗者溺乎空寂講聖人之學者不過考究制度文為而至於身心之說則還諸老佛家物而佛氏之教剝落虛文洗剔枝葉專澄瑩其一心不為聲色貨利汨亂故其工夫似

簡約而得其本矣世之賢儒才士翕然趨之宋興諸老崛起革前世之浮靡還之眞淳屏異端之空寂務其事實其功固偉矣然餘習剩論淪淡已深欲之禽獮還被浸淫於是乎以仁義禮智之德爲具於吾心之理或主乎理或主乎心其立旨雖有不同而畢竟欲掃滅蔽障以復其初則是以心爲法者而與以道爲法有進反生死之別矣譬諸制器必由規矩謂規矩出於器乎謂器出於規矩乎苟如其說則不由規矩以制器而就器以取規矩也豈有此理乎難者曰

以仁義禮智爲天下之達道固有其說然人之行仁義非以心行之則不能然則仁義非心而何曰否耳之於聲目之於色猶心之於道也故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耳以能聽爲職所聽者聲也目以能視爲職所視者色也而至於心則以能思爲職所思者道也故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蓋言得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也若夫以行仁義者由心而直指仁義爲心何以異於緣耳之聽聲便以聲爲耳緣目之視色便以色爲目緣口之悅芻豢便以芻豢爲口哉得無與佛氏所謂色心不二及是心一切法一切法是心者同也乎所以求法於心不如求法於道之爲實故知仁義天下之達道而非具於心之空理也難者又曰求法于道固可聞也不如求之于心之切實易從簡要易守若不就心上用工而徒求道於外則恐不免望洋向若之病曰不然也人之爲事千頭萬緒固無非心之運用者焉則雖求法于道而豈廢其心之運用而逐逐然求之于外乎哉唯操其心以使合于道耳此孟子之所以曰先立乎其大者而亦必以仁義爲則也若夫專知重一箇心而爲仁義卽是則唯去其蔽汰其欲此心之外無復別法往聖不足師典籍不足學矣嗚呼天下之人不以道爲準而各以其心之所安爲法則楊氏以爲我爲道墨氏以兼愛爲道亦皆其心之所安吾恐過者益過不及者益不及而虛虛實實之弊卒有不可勝言者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古學指要卷之下　畢

古學指要叙

胤承先訓幼既授念書稍長而日侍庭闈與四方來學之士議論上下者有年歯未強仕先人見背于今已十年矣拾其緒論以與一二同志日相講討著爲文字稍可屬讀者得若干篇題曰古學指要但欲易解不務文采其是非得失唯有道之正是望焉時正德四年甲午臈月日京兆伊藤長胤原藏甫識

862
133

1959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指要 2巻』 請求記号 862-133

ガラス使用